

# “玩心”不能太重

司马心

我们的某些官员之中,有一股不正之风,应当引起警觉。这股风,就是“玩乐之风”。有些官员“玩心”太重。本来,共产党人的宗旨,要求我们为“鞠躬尽瘁”,但他们却把为人民殚精竭虑放在脑后,“忘情于山水”,热衷于游玩;本来,发展任务繁重,社会矛盾凸显,工作千头万绪,“白加黑”、“五加二”还忙不过来,他们却可以统统放在一边,不仅是八小时以外,甚至八小时以内,也心猿意马,心不在焉,“聚焦”在玩乐之上。“玩心”太重的官员,虽然还只在“少数”,但这种“消极腐败”对整个队伍风气的侵蚀,却一点也不能低估。



“玩心”太重,首先是到哪儿去“玩”。有的官员,沉湎于名山大川,八方云游,乐此不疲,甚至还要走出国门,五洲浪迹,不是公务,不是正事,而是“考察”名胜,例如15天出访,仅仅“洽谈”了4个小时,其余皆为“潇洒走一回”的事,不是已见报端么?更有甚者,还有出入于高档娱乐场所,热衷于歌厅舞榭。这就更离谱了,这些“场所”,是我们的干部、我们的公务员可以“出入”的吗?

“玩心”太重,还有跟谁一起去“玩”。也有少数官员,身边是

有一群“玩伴”的。他们要么成群而“玩”,要么三二结伴,往往从“玩伴”发展为“小兄弟”,从一起“玩”,发展到“咬耳朵”、“出主意”,乃至干预政事。已经披露出来的某些领导干部,他们的为人谋私利以及从中收受,其对象不就是这样“小兄弟”牵线搭桥,不是在娱乐场所、酒席上“欣然相视”的吗?有些“玩伴”,居然还把陪领导“玩”,当成自己的“身价”,进而变为欺人诈骗的“资本”,这种严重的教训,难道不应当记取?

“玩心”太重,当然还有一个由谁来“埋单”的问题。有些官员的四处玩乐,一是公款支付,一笔报销。游历名山,叫做“公务”,漂洋过海,更是“考察”,甚至还有将娱乐场所的“费用”,开成“会务费”的。还有一种,他也“不用公款”,而是身边老是带一个“皮夹子”,或是私企的老板,或是有事相求的商人,由他们“埋单”,让他们“处理”。这是一种变相的贿赂,是一种十分危险的交易。“吃了人家的嘴软”,这样一来,把柄抓在别人手里,到时还不乖乖地跟着人家

的指挥棒转?这从小处讲,是将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,从大处讲,则是人民的公共权力被一点一点地侵蚀吞没。

我们并不是说官员不能“玩”一下。然而“玩”要有度,不能放纵。我们的干部,都肩负着人民群众的希望,都承担着莫大的责任。心思要聚焦在工作上,精力要集中在进取上,时间要花在为民办事上。有的同志老是说太忙,忙,是为人民服务的规律,工作都忙不过来,还有什么心思放在玩乐上?所以说,“玩心”重不重,其实可以看出一个干部的宗旨意识来。

官员也是人,也有“八小时之外”的休憩。但“玩”什么,却有一个情趣问题。孔繁森爱好拍照,工作之余,拍遍了雪域高原;任长霞喜爱唱豫剧,八小时之外,还是一个不错的“名票”,就是焦裕禄,还拉得一把好二胡呢。更有些领导干部,喜好读书,酷爱音乐,兴之所至,泼墨写意,等等。他们也玩,玩得很充实,很高雅,很有情趣,体现了共产党人的素质和教养,对他们的工作,也起了很好的调节作用。所以,“玩”什么,不是一件区区小事,往小处看,是一个共产党人的形象问题,朝大处说,真还有个理想信念的世界观、价值观问题呢!这一点,也需向我们少数老是喜欢“玩低俗”的同志,敲一记警钟!

我是一个儿童文学工作者,只写些儿童文学作品,本来从未想过给报刊写小文章。我开始写这种小文章,是在“改革开放”之际,而如今老了,接触孩子不多,儿童文学作品反而写得少,怀旧的小文章写了一篇又一篇,乐此不疲。我之所以写起这种文章来,真要感谢一位老兄。这位老兄就是沈毓刚同志。

沈毓刚同志是老报人,《新民晚报》的副总编辑,我认识他是在“文革”的特殊情况下。他属新闻界,我属出版界,当时我们都在上海郊区奉贤的新闻出版社。周总理批示要编译世界各国史,由全国各省承办,上海分到的是非洲史。干校于是成立翻译连,把各单位懂外文的,从事译文工作的人集中起来。我是译文编辑,自然进翻译连,而沈毓刚同志在之江大学本来读外文系,英文好,也进来了。于是我们碰上了,渐渐熟悉了。不过我们不是一个组,我译俄文,他译英文,我想不起来他译哪国的历史。翻译连后来回上海,成了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编译室,我们仍在一起。

粉碎“四人帮”后,编译室改为上海译文出版社,我留下,许多同志归队回原单位,沈毓刚同志回《新民晚报》去。他走时知道我译瑞典女作家林格伦的童话《长袜子皮皮》,对我说,他回报社要编副刊《夜光杯》,正需要一个连载作品,可以连载《长袜子皮皮》。经过“文革”,大家好久没有看到过外国作品,晚报又是老少咸宜的,正可以登这个童话,孩子爱看,爷爷奶奶爱孙子也会欢迎。我想,不错,外国儿童文学作品好久没出现了,《新民晚报》影响大,能发表,当然是大好事,只有感谢他。就这么定了。

当时《新民晚报》的临时社址在九江路近外滩处,在邮局对面,我交稿常去那里。记得沈毓刚同志身边常出现一位小伙子跟他商量稿件。沈毓刚同志向我介绍,说这位小同志乃是报界前辈严独鹤老先生之孙严建平。如今,快30年过去了,严建平同志成了《新民晚报》的副总编辑。

立春之后几天,开始飘雪,并不感觉严寒,在这安静的晚上。雪下得微小且密集,却显得这样尽心尽力,像是一个用人所能抵达的最高音在唱着歌,纵使声响清浅缥缈而即刻落至地表为尘土所淹没,传递不到想要的远方。

或许在这场雪看来,飘落即是它本身该坚持的姿态与过程。在半空,生命短暂停留的片刻,就用心绽放,用力感受。结果在哪里,并非自身所能谋划的事,但求认真走过这一遭,以它足够呈现的气息。

上淘到了《没有角的牛》。有一个作家的成长经历,或者说成功的经历,如果说没有见到过作者悔其少作的书,那么这样的研究是相当可疑的,而且,是充满缺憾的。

有一次,西安图书大厦举行贾平凹签名售书活动,读者的队伍排得老长。我突然发现一个读者手里抱着一本旧书,那书看起来像儿童书,我好奇,就问:“这是谁写的?是什么书?”读者得意地说:“贾平凹写的,《娃娃》。”这真是意外发现,我没想到贾平凹竟然写过儿童文学作品,这本书是1977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的。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贾平凹的第一本书,但可以肯定的是,他很少或者说几乎没有提过这本书。我想:这大概属于贾平凹悔其少作的一本书吧。

悔其少作,但少作弥足珍贵。我的书架上有相当一部分是属于悔其少作类型的书,而且这些书永远没有重印和再版的机会。我收藏它们,就像收藏老照片一样。当我们了解

和梦幻却真挚动人。我以为是为大可不必悔其少作。她告诉我,早年的时候,人家称呼她是果园诗人,她很不高兴的,现在,她越来越喜欢这个称呼了。这称呼和悔其少作掉了个个儿。

孙幼军先生写了一辈子童话,他的成名作是《小布头奇遇记》。这部作品虽然给先生赢得了声名,但他并不满意。别人一提孙幼军,必然要提到《小布头奇遇记》。他说他后来的童话要好得多,毕竟那部作品是那个时代的产物,但很少有人理解他的不满也不接受他无力的申辩,大家喜欢的还是他的《小布头奇遇记》。这让他哭笑不得。尽管他的《怪老头儿》童话非常优秀,但受欢迎程度远比不上《小布头奇遇记》。这样的悔其少作,有尴尬,但也有甜蜜。

我和曹文轩先生外出讲课,一个学生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,问:“请问你的第一本书是什么?”曹文轩回答:“《没有角的牛》。”学生又问:“在哪里可以买到?”曹文轩说:“你们买不到,这本书见不到了,因为写得不好!”孩子童言童语,曹文轩也坦率得可爱。虽然没有表现出悔其少作的意思,但他的回答依然有悔其少作的味道。我去过他的书房,的确没有看到过这本书。幸运的是,我在网

上淘到了《没有角的牛》。有一个作家的成长经历,或者说成功的经历,如果说没有见到过作者悔其少作的书,那么这样的研究是相当可疑的,而且,是充满缺憾的。

有一次,西安图书大厦举行贾平凹签名售书活动,读者的队伍排得老长。我突然发现一个读者手里抱着一本旧书,那书看起来像儿童书,我好奇,就问:“这是谁写的?是什么书?”读者得意地说:“贾平凹写的,《娃娃》。”这真是意外发现,我没想到贾平凹竟然写过儿童文学作品,这本书是1977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的。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贾平凹的第一本书,但可以肯定的是,他很少或者说几乎没有提过这本书。我想:这大概属于贾平凹悔其少作的一本书吧。

悔其少作,但少作弥足珍贵。我的书架上有相当一部分是属于悔其少作类型的书,而且这些书永远没有重印和再版的机会。我收藏它们,就像收藏老照片一样。当我们了解

和梦幻却真挚动人。我以为是为大可不必悔其少作。她告诉我,早年的时候,人家称呼她是果园诗人,她很不高兴的,现在,她越来越喜欢这个称呼了。这称呼和悔其少作掉了个个儿。

孙幼军先生写了一辈子童话,他的成名作是《小布头奇遇记》。这部作品虽然给先生赢得了声名,但他并不满意。别人一提孙幼军,必然要提到《小布头奇遇记》。他说他后来的童话要好得多,毕竟那部作品是那个时代的产物,但很少有人理解他的不满也不接受他无力的申辩,大家喜欢的还是他的《小布头奇遇记》。这让他哭笑不得。尽管他的《怪老头儿》童话非常优秀,但受欢迎程度远比不上《小布头奇遇记》。这样的悔其少作,有尴尬,但也有甜蜜。

我和曹文轩先生外出讲课,一个学生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,问:“请问你的第一本书是什么?”曹文轩回答:“《没有角的牛》。”学生又问:“在哪里可以买到?”曹文轩说:“你们买不到,这本书见不到了,因为写得不好!”孩子童言童语,曹文轩也坦率得可爱。虽然没有表现出悔其少作的意思,但他的回答依然有悔其少作的味道。我去过他的书房,的确没有看到过这本书。幸运的是,我在网

上淘到了《没有角的牛》。有一个作家的成长经历,或者说成功的经历,如果说没有见到过作者悔其少作的书,那么这样的研究是相当可疑的,而且,是充满缺憾的。

有一次,西安图书大厦举行贾平凹签名售书活动,读者的队伍排得老长。我突然发现一个读者手里抱着一本旧书,那书看起来像儿童书,我好奇,就问:“这是谁写的?是什么书?”读者得意地说:“贾平凹写的,《娃娃》。”这真是意外发现,我没想到贾平凹竟然写过儿童文学作品,这本书是1977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的。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贾平凹的第一本书,但可以肯定的是,他很少或者说几乎没有提过这本书。我想:这大概属于贾平凹悔其少作的一本书吧。

悔其少作,但少作弥足珍贵。我的书架上有相当一部分是属于悔其少作类型的书,而且这些书永远没有重印和再版的机会。我收藏它们,就像收藏老照片一样。当我们了解

## 感谢沈毓刚同志

任溶溶

沈毓刚同志写的文章也给了我启发。他用其佩等笔名在“夜光杯”上写了许多好文章。我至今记得其中一篇,是他访问德国回来写的。说的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汉堡包,因为汉堡是德国的著名城市,就以为汉堡包是德国人发明的,其实不然,汉堡包是美国人发明的。美国人工作紧张,午餐赶时间,就用面包夹汉堡牛排(即牛肉饼)当午餐吃。说到汉堡包我就会想到这篇文章。沈毓刚同志的这些文章又好看又有意思,值得我学习。

我就这样给《新民晚报》写啊写,一直写到沈毓刚同志退休。他退休了,也就没人催我写了,总算告一段落。

沈毓刚同志退休后我们常通电话,我只知道他孩子在香港,一年当中有半年住在香港。听说他的夫人是我大夏大学的校友,可惜无缘一见。

沈毓刚同志去世已经十二年,他曾指导我写小文章,如今我又写起来了,怎能不怀念和感激他呢?

沈毓刚同志退休我们常通电话,我只知道他孩子在香港,一年当中有半年住在香港。听说他的夫人是我大夏大学的校友,可惜无缘一见。

沈毓刚同志去世已经十二年,他曾指导我写小文章,如今我又写起来了,怎能不怀念和感激他呢?

沈毓刚同志退休我们常通电话,我只知道他孩子在香港,一年当中有半年住在香港。听说他的夫人是我大夏大学的校友,可惜无缘一见。

沈毓刚同志去世已经十二年,他曾指导我写小文章,如今我又写起来了,怎能不怀念和感激他呢?

沈毓刚同志退休我们常通电话,我只知道他孩子在香港,一年当中有半年住在香港。听说他的夫人是我大夏大学的校友,可惜无缘一见。

沈毓刚同志去世已经十二年,他曾指导我写小文章,如今我又写起来了,怎能不怀念和感激他呢?

沈毓刚同志退休我们常通电话,我只知道他孩子在香港,一年当中有半年住在香港。听说他的夫人是我大夏大学的校友,可惜无缘一见。

沈毓刚同志去世已经十二年,他曾指导我写小文章,如今我又写起来了,怎能不怀念和感激他呢?

沈毓刚同志退休我们常通电话,我只知道他孩子在香港,一年当中有半年住在香港。听说他的夫人是我大夏大学的校友,可惜无缘一见。

沈毓刚同志去世已经十二年,他曾指导我写小文章,如今我又写起来了,怎能不怀念和感激他呢?

沈毓刚同志退休我们常通电话,我只知道他孩子在香港,一年当中有半年住在香港。听说他的夫人是我大夏大学的校友,可惜无缘一见。

沈毓刚同志去世已经十二年,他曾指导我写小文章,如今我又写起来了,怎能不怀念和感激他呢?

沈毓刚同志退休我们常通电话,我只知道他孩子在香港,一年当中有半年住在香港。听说他的夫人是我大夏大学的校友,可惜无缘一见。

沈毓刚同志去世已经十二年,他曾指导我写小文章,如今我又写起来了,怎能不怀念和感激他呢?

沈毓刚同志退休我们常通电话,我只知道他孩子在香港,一年当中有半年住在香港。听说他的夫人是我大夏大学的校友,可惜无缘一见。

沈毓刚同志去世已经十二年,他曾指导我写小文章,如今我又写起来了,怎能不怀念和感激他呢?

沈毓刚同志退休我们常通电话,我只知道他孩子在香港,一年当中有半年住在香港。听说他的夫人是我大夏大学的校友,可惜无缘一见。

## 黄连

张梅

黄连,似乎是苦的代名词。婴孩降临时,呱呱啼哭,母亲早就准备好黄连水,用洁净的纱布蘸着,润在孩子娇嫩的嘴唇上,孩子似乎不知其苦,还有滋味地吧嗒着小嘴。这蘸了黄连的纱布,母亲接着又用来擦润孩子的口腔。此时的孩子,或许被这入口的苦汁所惊,哭声愈响。这种捞口的方式,在我家沿袭几代。

黄连,在我们的生命之初,是与我们的最先接触的来自自然的气息吧。

母亲说,这要在婴孩吮吸乳汁之前,谓之曰:先苦后甜。等知道什么是甜的,那苦则愈苦,小儿会紧闭小口,苦汁难进,甚至有呛水的危险。这样的擦润,让初临于人世的生命,知道人世是苦字当头,生命的征程,苦难是对平淡人生的补给。

酸甜苦辣,嗜酸、嗜甜、嗜辣的人肯定比嗜苦的人居多。对于苦味的,苦丁茶、苦瓜、莲心,很多人是言苦皱眉,绕苦不食的。也有喜苦的,黄庭坚在《苦笋赋》中说:夏日小苦反成味。能以苦为趣,这已是一种豁达。

儿时吃药,母亲常备以一两粒水果糖作为诱惑,哄我们先把药吃掉,然后发糖粒作为奖励。有的药片,入口即让你感到苦不堪言,有的则是裹着一层糖衣,入口则轻松得多,甜是温柔的,苦是凌厉的。

黄连虽说苦,黄连上清片则是甜的,可药片的甜不像糖粒的甜,甜是缓冲,用来裹住那些浓郁的苦。虽知其甜,谁也不会慢条斯理地将糖衣片含在口腔里吧。

草木种种,个性鲜明,可浓缩于小小的药片里,又是集体力量的诠释。黄连似乎是领队者,后面跟着一连串花叶摇曳的名字:连翘、薄荷、旋覆花、黄芩、桔梗、黄柏、甘草……它们外柔内刚,赶赴病痛之处,将体内上浮的虚火逼除,原先肿胀的咽喉终于可以轻松发音。

哑巴吃黄连,有苦说不出。哑巴吃糖粒,有甜也说不出来。说不出可以有表情,甜则喜形于色,苦则愁容满面,所以愁苦,所以苦闷。周作人曾写过《哑巴礼赞》,提到俗语云,“哑巴吃黄连”,谓有苦说不出也。但又云,“黄连树下弹琴”,则苦中作乐,亦是常有的事。既是哑巴,有不能言的痛苦,又不幸吃了黄连,雪上加霜,那就黄连树下弹琴,苦中求乐吧。苦不会因为你的排斥而远离,苦是坎,有坎跨过去,与苦难斗,对手是自己。

想起一首写黄连的诗,和黄连一起生长的,是质朴的乡音,绕林的清风,遍洒的暖阳:有些苦只流于词汇,被人一提再提/父辈传说,远山是我的/那些阳光,蜂蝶,流水全都是我的/它们各守其位,彼此相伴

诚然,有苦,也是活着的一种真实的体验,苦会澄清了心智。行于人世,不管心在怎样黑暗里,阳光总会在清晨时到来,流水会不息流淌,远山会青葱依旧,仁者乐山,智者乐水,在所面对的苦难面前,做一个仁者或智者。

想起一首写黄连的诗,和黄连一起生长的,是质朴的乡音,绕林的清风,遍洒的暖阳:有些苦只流于词汇,被人一提再提/父辈传说,远山是我的/那些阳光,蜂蝶,流水全都是我的/它们各守其位,彼此相伴

诚然,有苦,也是活着的一种真实的体验,苦会澄清了心智。行于人世,不管心在怎样黑暗里,阳光总会在清晨时到来,流水会不息流淌,远山会青葱依旧,仁者乐山,智者乐水,在所面对的苦难面前,做一个仁者或智者。

想起一首写黄连的诗,和黄连一起生长的,是质朴的乡音,绕林的清风,遍洒的暖阳:有些苦只流于词汇,被人一提再提/父辈传说,远山是我的/那些阳光,蜂蝶,流水全都是我的/它们各守其位,彼此相伴

诚然,有苦,也是活着的一种真实的体验,苦会澄清了心智。行于人世,不管心在怎样黑暗里,阳光总会在清晨时到来,流水会不息流淌,远山会青葱依旧,仁者乐山,智者乐水,在所面对的苦难面前,做一个仁者或智者。

想起一首写黄连的诗,和黄连一起生长的,是质朴的乡音,绕林的清风,遍洒的暖阳:有些苦只流于词汇,被人一提再提/父辈传说,远山是我的/那些阳光,蜂蝶,流水全都是我的/它们各守其位,彼此相伴

诚然,有苦,也是活着的一种真实的体验,苦会澄清了心智。行于人世,不管心在怎样黑暗里,阳光总会在清晨时到来,流水会不息流淌,远山会青葱依旧,仁者乐山,智者乐水,在所面对的苦难面前,做一个仁者或智者。



月色荷花 (中国画) 唐子农

书话的书读多了,慢慢会发现两句话像流行音乐一样,常常被人使用。一句话是:悔其少作。另一句话是:余生也晚。两句话的意思虽然不搭界,但有一点是相同的:无法改变。一般说来,大多数作家是悔其少作的,否则,就不会有什么修订版修正版问世了。但更多的悔其少作的文字,恐怕再也看不到阳光了。毕竟,横空出世的能发出惊人之语的蒙田几乎是绝版。因为他愿意重复自己并不惧怕未来。

悔其少作,原因有很多,但觉得自己早期的作品不完善不完美恐怕是主要的原因。也可能有时代的原因,但这是最能让人同情和原谅也最容易让人说三道四的原因。余生也晚,文坛上的是非非我不清楚,但我听说过《神笔马良》的作者洪汛涛先生的一本理论书《童话学》在

圈子中争议很大,所以一直想找来看看。非常遗憾的是,始终无法获得。我和洪汛涛先生结识后,在电话里说到了想看《童话学》时,先生说:“现在看来有不少不完善的地方,需要修订。”先生的语气很沉重,我能听得出来。我爽朗地笑道:“没有必要修订了,写了就写了!”但我没想到的是,这是我最后

悔其少作,原因有很多,但觉得自己早期的作品不完善不完美恐怕是主要的原因。也可能有时代的原因,但这是最能让人同情和原谅也最容易让人说三道四的原因。余生也晚,文坛上的是非非我不清楚,但我听说过《神笔马良》的作者洪汛涛先生的一本理论书《童话学》在

圈子中争议很大,所以一直想找来看看。非常遗憾的是,始终无法获得。我和洪汛涛先生结识后,在电话里说到了想看《童话学》时,先生说:“现在看来有不少不完善的地方,需要修订。”先生的语气很沉重,我能听得出来。我爽朗地笑道:“没有必要修订了,写了就写了!”但我没想到的是,这是我最后

悔其少作,原因有很多,但觉得自己早期的作品不完善不完美恐怕是主要的原因。也可能有时代的原因,但这是最能让人同情和原谅也最容易让人说三道四的原因。余生也晚,文坛上的是非非我不清楚,但我听说过《神笔马良》的作者洪汛涛先生的一本理论书《童话学》在

圈子中争议很大,所以一直想找来看看。非常遗憾的是,始终无法获得。我和洪汛涛先生结识后,在电话里说到了想看《童话学》时,先生说:“现在看来有不少不完善的地方,需要修订。”先生的语气很沉重,我能听得出来。我爽朗地笑道:“没有必要修订了,写了就写了!”但我没想到的是,这是我最后

悔其少作,原因有很多,但觉得自己早期的作品不完善不完美恐怕是主要的原因。也可能有时代的原因,但这是最能让人同情和原谅也最容易让人说三道四的原因。余生也晚,文坛上的是非非我不清楚,但我听说过《神笔马良》的作者洪汛涛先生的一本理论书《童话学》在

圈子中争议很大,所以一直想找来看看。非常遗憾的是,始终无法获得。我和洪汛涛先生结识后,在电话里说到了想看《童话学》时,先生说:“现在看来有不少不完善的地方,需要修订。”先生的语气很沉重,我能听得出来。我爽朗地笑道:“没有必要修订了,写了就写了!”但我没想到的是,这是我最后

悔其少作,原因有很多,但觉得自己早期的作品不完善不完美恐怕是主要的原因。也可能有时代的原因,但这是最能让人同情和原谅也最容易让人说三道四的原因。余生也晚,文坛上的是非非我不清楚,但我听说过《神笔马良》的作者洪汛涛先生的一本理论书《童话学》在

圈子中争议很大,所以一直想找来看看。非常遗憾的是,始终无法获得。我和洪汛涛先生结识后,在电话里说到了想看《童话学》时,先生说:“现在看来有不少不完善的地方,需要修订。”先生的语气很沉重,我能听得出来。我爽朗地笑道:“没有必要修订了,写了就写了!”但我没想到的是,这是我最后

悔其少作,原因有很多,但觉得自己早期的作品不完善不完美恐怕是主要的原因。也可能有时代的原因,但这是最能让人同情和原谅也最容易让人说三道四的原因。余生也晚,文坛上的是非非我不清楚,但我听说过《神笔马良》的作者洪汛涛先生的一本理论书《童话学》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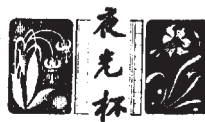
圈子中争议很大,所以一直想找来看看。非常遗憾的是,始终无法获得。我和洪汛涛先生结识后,在电话里说到了想看《童话学》时,先生说:“现在看来有不少不完善的地方,需要修订。”先生的语气很沉重,我能听得出来。我爽朗地笑道:“没有必要修订了,写了就写了!”但我没想到的是,这是我最后

悔其少作,原因有很多,但觉得自己早期的作品不完善不完美恐怕是主要的原因。也可能有时代的原因,但这是最能让人同情和原谅也最容易让人说三道四的原因。余生也晚,文坛上的是非非我不清楚,但我听说过《神笔马良》的作者洪汛涛先生的一本理论书《童话学》在

圈子中争议很大,所以一直想找来看看。非常遗憾的是,始终无法获得。我和洪汛涛先生结识后,在电话里说到了想看《童话学》时,先生说:“现在看来有不少不完善的地方,需要修订。”先生的语气很沉重,我能听得出来。我爽朗地笑道:“没有必要修订了,写了就写了!”但我没想到的是,这是我最后

悔其少作,原因有很多,但觉得自己早期的作品不完善不完美恐怕是主要的原因。也可能有时代的原因,但这是最能让人同情和原谅也最容易让人说三道四的原因。余生也晚,文坛上的是非非我不清楚,但我听说过《神笔马良》的作者洪汛涛先生的一本理论书《童话学》在

圈子中争议很大,所以一直想找来看看。非常遗憾的是,始终无法获得。我和洪汛涛先生结识后,在电话里说到了想看《童话学》时,先生说:“现在看来有不少不完善的地方,需要修订。”先生的语气很沉重,我能听得出来。我爽朗地笑道:“没有必要修订了,写了就写了!”但我没想到的是,这是我最后



①:昔,古音仄韵(入声)。

## 飘落

黄惠子

立春之后几天,开始飘雪,并不感觉严寒,在这安静的晚上。雪下得微小且密集,却显得这样尽心尽力,像是一个用人所能抵达的最高音在唱着歌,纵使声响清浅缥缈而即刻落至地表为尘土所淹没,传递不到想要的远方。

或许在这场雪看来,飘落即是它本身该坚持的姿态与过程。在半空,生命短暂停留的片刻,就用心绽放,用力感受。结果在哪里,并非自身所能谋划的事,但求认真走过这一遭,以它足够呈现的气息。

上淘到了《没有角的牛》。有一个作家的成长经历,或者说成功的经历,如果说没有见到过作者悔其少作的书,那么这样的研究是相当可疑的,而且,是充满缺憾的。

有一次,西安图书大厦举行贾平凹签名售书活动,读者的队伍排得老长。我突然发现一个读者手里抱着一本旧书,那书看起来像儿童书,我好奇,就问:“这是谁写的?是什么书?”读者得意地说:“贾平凹写的,《娃娃》。”这真是意外发现,我没想到贾平凹竟然写过儿童文学作品,这本书是1977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的。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贾平凹的第一本书,但可以肯定的是,他很少或者说几乎没有提过这本书。我想:这大概属于贾平凹悔其少作的一本书吧。

悔其少作,但少作弥足珍贵。我的书架上有相当一部分是属于悔其少作类型的书,而且这些书永远没有重印和再版的机会。我收藏它们,就像收藏老照片一样。当我们了解

和梦幻却真挚动人。我以为是为大可不必悔其少作。她告诉我,早年的时候,人家称呼她是果园诗人,她很不高兴的,现在,她越来越喜欢这个称呼了。这称呼和悔其少作掉了个个儿。

孙幼军先生写了一辈子童话,他的成名作是《小布头奇遇记》。这部作品虽然给先生赢得了声名,但他并不满意。别人一提孙幼军,必然要提到《小布头奇遇记》。他说他后来的童话要好得多,毕竟那部作品是那个时代的产物,但很少有人理解他的不满也不接受他无力的申辩,大家喜欢的还是他的《小布头奇遇记》。这让他哭笑不得。尽管他的《怪老头儿》童话非常优秀,但受欢迎程度远比不上《小布头奇遇记》。这样的悔其少作,有尴尬,但也有甜蜜。

我和曹文轩先生外出讲课,一个学生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,问:“请问你的第一本书是什么?”曹文轩回答:“《没有角的牛》。”学生又问:“在哪里可以买到?”曹文轩说:“你们买不到,这本书见不到了,因为写得不好!”孩子童言童语,曹文轩也坦率得可爱。虽然没有表现出悔其少作的意思,但他的回答依然有悔其少作的味道。我去过他的书房,的确没有看到过这本书。幸运的是,我在网

上淘到了《没有角的牛》。有一个作家的成长经历,或者说成功的经历,如果说没有见到过作者悔其少作的书,那么这样的研究是相当可疑的,而且,是充满缺憾的。

有一次,西安图书大厦举行贾平凹签名售书活动,读者的队伍排得老长。我突然发现一个读者手里抱着一本旧书,那书看起来像儿童书,我好奇,就问:“这是谁写的?是什么书?”读者得意地说:“贾平凹写的,《娃娃》。”这真是意外发现,我没想到贾平凹竟然写过儿童文学作品,这本书是1977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的。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贾平凹的第一本书,但可以肯定的是,他很少或者说几乎没有提过这本书。我想:这大概属于贾平凹悔其少作的一本书吧。

悔其少作,但少作弥足珍贵。我的书架上有相当一部分是属于悔其少作类型的书,而且这些书永远没有重印和再版的机会。我收藏它们,就像收藏老照片一样。当我们了解

和梦幻却真挚动人。我以为是为大可不必悔其少作。她告诉我,早年的时候,人家称呼她是果园诗人,她很不高兴的,现在,她越来越喜欢这个称呼了。这称呼和悔其少作掉了个个儿。

孙幼军先生写了一辈子童话,他的成名作是《小布头奇遇记》。这部作品虽然给先生赢得了声名,但他并不满意。别人一提孙幼军,必然要提到《小布头奇遇记》。他说他后来的童话要好得多,毕竟那部作品是那个时代的产物,但很少有人理解他的不满也不接受他无力的申辩,大家喜欢的还是他的《小布头奇遇记》。这让他哭笑不得。尽管他的《怪老头儿》童话非常优秀,但受欢迎程度远比不上《小布头奇遇记》。这样的悔其少作,有尴尬,但也有甜蜜。

## 十日谈小启

木匠铁匠泥瓦匠,裁缝焊工糕点师,比起千篇一律的自动化流水线,有这样一群人仍然以纯粹匠艺之心守护着自己的行当。如果你恰好拥有从父辈或厂里师傅那儿传承下来的技能,甚至自创了一门新手艺,并对对手的技艺心怀珍惜,欢迎参加十日谈“我做手艺人”征文,让我们分享你一路坚持的艰辛与喜悦。投稿邮箱: xwq@wxjt.com.cn。